



武林梵志卷之七



楓城吳用先訂

渤海吳之鯨採輯



天朝寵錫

夫覆載之中浩蕩均洽帝力何有王仁無私而綸
綍所及日月光華神鬼擁護士受一命且由泥蟠
倏升層霄矧車書大同之日梵教章明禮樂刑政
兼收並用而非藉簡命之隆何以宣剔休美又况
歷劫兵燹滄桑幾變空王臺殿巋然獨存豪舉無
所施謀駢脅莫由展力則天朝之重奕世不磨者
也詳攷武林梵刹大多肇於石晉盛於吳越王父

子至南宋極矣元季漸蝕入

皇朝次第重建其鈔賚之夫者如創寶刹賜庄田賜帑金賜鏤金如來像銅迦毘羅神銅深沙神金銅羅漢像紫衣玉珎金欄袈裟水晶數珠金澡瓶費或千伯計而文字翰墨之寵則歲序偈說號謚銘讚賜額賜碑以及飛白羅扇一字一畫比於赤刀天球召對禮遇之寵則命坐賜茶諏訪溫諭以及御祭賜龕爲存爲歿不減莊嚴七寶志中所載大畧因寺以存復舉則珎枝詳列則襍積竊亦有歎見焉吳越檀魚鹽之饒建國都於斥鹵物力充勿金碧耀射多名功德院以侈一時之盛至今著稱鼻祖斯以隆矣南宋移鼎自汴龍鳳協祥然自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咸有勅額歌頌則契嵩宗本諸公實能感之高孝以下皆緣見聞作佛事若理宗爲一寵嬪製七十二殿九井十三池何異阿房宮耶惟我

聖祖普賜天下叢林各有額錄僧司正副督其事容光必照正明等覺始無偏無側矣

成祖召有行者宿纂修大典預其盛者俱蒙異數以及

列宗頒賚金藏葺寺鑄像所至頂禮發諸善心皆列
本寺以彰隆遇不復析紀敬錄

皇上寵錫

勅賜瑞蓮觀音大士像一軸上有廣運之寶及御製
讚一首

惟我聖母慈以格天感斯嘉兆闕產瑞蓮加大士
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霄壤同堅

萬曆二十八年護經藏勅

勅諭杭州府淨慈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發誠心印
造佛大藏經典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

經首護勅已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
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
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
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各
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各寺不盡載

萬曆十六年

皇上賜上天竺寺千佛旛二掛大士像一軸

武林梵志卷之八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宰官護持

昔世尊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宰官居士名碩鉅
工能文章著經濟者無不究心內典皎禮香林夙
業往因根葉自應非特若房次律蘇子瞻之以夢
以徵表表著見也武林山水旣勝車轍不虛先喆
翰藻爲禪林雍樹者盡唐宋以來諸公什且八九
列之尺幅儘堪仰止而愚嘗謂前代有某人不善
其事善而必不可廢者王欽若趙師異之放生是

也然飛泳德生宸章已先之矣有其人不善其事
不善而必不能廢者楊髡之鑿石爲佛是也然錢
武肅宋宰臣已先之矣頃西湖勝蓮社雲棲大師
建放生會歷二十餘年不廢自可延之永久而寶
成一片石藉有三佛二詩遂不能湮沒其光輝則
鑄佛亦有補歟至若一詠一歌令人於蒼烟綠草
之中尚彷彿獅猊法座則護持之功要非淺也今
卽本郡名賢及流寓梵宇有交游有題詠者槩其
生平彙括大節并紀禪喜以供達人窠廓之賞以
證堅猛叅求之效如其未備以俟來者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爲彭澤令之官八十日卽解
印去賦歸去來辭及宋受禪居柴桑門前植五株柳
因以五柳自號焉閑靜寡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
亦復欣然有喜常往來廬山天目間使一門生二兒
昇以行時遠公爲西方之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日若
許我飲卽往許之遂造焉嘗著搜神記多載佛之靈
驗有天目詩

謝靈運玄之孫家於上虞少好學博覽羣籍文章稱
江左第一仕宋爲永嘉太守襲祖父封爵故世稱康

樂靈運負才傲世至廬山見遠公肅然心服卽寺築
臺譯涅槃經三十六卷嘗撰佛讚曰惟此大覺因心
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
心行道絕形聲菩薩讚曰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
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小任涉求至矣在外
皆去緣覺聲聞讚曰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
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衰老肇元三事翻成一道
北山天竺有靈運讀書臺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少通經史精了佛義以忍辱
爲究竟法嘗出行見人盜松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
畏其愧耻故也齊梁間累辟不就

楊銜之爲期城太守達磨至魏請師開示宗旨師說
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拾智
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
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悲喜交并
曰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撰洛陽伽藍記五卷爲梵
志之祖

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博學通圖史陳後主召見賦詩
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唐爲弘文館學士嘗與
暹律師書云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

接烟霞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仰願俯從微請
降迹來儀則釋遠禪居遙踪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
昧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宣玄奘
法師譯經流布遂良入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
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陛下擁護五乘建立三寶當
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
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
脫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况天慈廣遠使布九州
蠢蠢黔黎俱叅妙法臣等億劫難逢不勝欣幸遂良

博涉文史工楷隸多流布梵字

賈島字閔仙范陽人初學浮屠法名無本後舉進士
爲長江簿然始終依禪理不廢如寒蔬修淨食夜浪
動禪牀竹陰移冷月荷氣帶禪關並非火食語後李
洞慕閔仙之爲人鑄銅像事島嘗念賈島佛有靈隱
寺詩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朝數上疏言事徐
敬業討亂賓王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臯敬業敗
賓王亡去不知所之或者乃謂敬業反賓王被誅謬
矣太平廣記載之甚詳按記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

問以事累貶黜放歸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
散步因賦詩曰鷲嶺鬱岩峩龍宮鏤寂寥第二聯沈
吟未就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應聲曰何不云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道麗遂續
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
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彫待入天台路看予
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
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
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之不獲將帥慮失渠
魁臯且不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爲

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
隱以周歲卒

李白字太白成紀人唐宗室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
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才也言於玄宗召見
金鑾殿賜食上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嘗著西方
淨土贊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海水身
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
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托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
祐爲津梁八十一劫臯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
願玉毫光有游天竺寺游淨明院詩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見呼爲奇童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後謁肅宗於靈武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兩京之復泌之翼贊居多初無妻不食肉代宗強詔食肉娶妻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聞瓚禪師居南嶽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知其爲謫墮之人不久將去候之良久匍匐問道師曰碎却筆硯方可談此撥火出芋食之泌至中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師撫其背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爲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含涕垂膺凝然端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德宗益歎異之泌開杭州六井利賴無窮今祠孤山

虞允文叅政李泌見靈隱道祖首座一日爲衆入室旣畢復有僧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祖卽屹然而去圍悟亟至其所連呼祖首座遂開眼圍悟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便行此真坐脫立亡者於是嘉嘆久之各有序銘

楊綰每見國一禪師而歎曰此方外高士也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趙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

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也
劉禹錫爲靈徹撰序後人稱之曰越之徹洞冰雪
孟簡與僧標爲塵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

白居易字樂天年十七登進士憲宗朝極被寵遇時
事無不言爲當路所忌遂擯斥不得施乃放意文酒
東都所居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
吟先生晚年好佛特甚至經月不如葷長慶二年知
杭州問道於烏窠禪師見師棲止巢上乃問曰師在
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
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服其

言作禮而退嘗問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又問垢
卽不可念淨亦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
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翳樂天從此悟入又諮
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爲八偈八言者曰觀曰覺
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其觀偈曰以心中眼
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末後捨偈曰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真悲亦是
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年七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宣
宗以詩弔之旣卒以其所居施爲佛寺武林祠孤山

有慈巖院報恩寺冷泉詩

王勃字子安龍門人六歲善文詞麟德初對策高第授朝散郎數獻策闕下兄勔勳皆第進士有才名林易簡稱爲三珠樹勃嘗撰釋迦畫像記維摩畫像碑如來成道記皆精金美玉豐贍周詳武林有詩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兵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因闔宦煬虐退歸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潛相歡不問戶外事嘗訪道於徑山道欽禪師執弟子禮求出世法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輒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錢鏐杭州臨安人生有異瑞膂力絕人有保障兩浙之志唐僖宗元啓三年黃巢李克用作亂屠戮萬姓公起自草野奮挺一呼殺弘誅昌吳越按堵屢建大功立爲杭州刺史尋進爲鎮海節度使封吳越國王所向無前存活數億萬人射潮建都武林實其奠宇歷四世五王與五代相終始及孫俶以國歸宋祖仍舊封連姻帝室子孫奕世彌茂而大江東西鹿苑寶坊翬飛雲湧以千百計皆錢氏剏建蓋享數百年山海賦稅之饒而重民輕土捨別歸摠壹意慈護世代

守此不變亦於佛旨有夙契云

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卽焚香發廣慧璉公書一封展禮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左丞好問元日發圓照禪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如此圓照佛照兩禪師俱居淨慈徑山音問時不絕云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性鯁介尚名節文格雄健學者宗之謚曰文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公嘗自謂少時銳於仕進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法其物曝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心泰然武林有題詠

王旦字子明累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贈魏國公謚文正天禧元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囑翰林楊億曰吾

深厭勞生願來世爲僧宴坐林間觀心爲樂常與昭慶省常禪師游因師刺血寫華嚴經淨行品結淨行社於西湖士大夫預會者百二十人旦爲之首而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曰余當布髮以承其足剝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况陋文淺學而有惜哉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民之全活者以萬計居嘗慕裴休之爲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未及寺去

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卽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卽得奈知事瞋何公機語契合自是履踐益深竟明大法與楊大年皆號叅禪有得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去其繇爲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書堂燈已滅彈指

向誰說去任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
宋至和中爲侍御彈劾不避貴戚號鐵面御史居嘗
以一龜一鶴自隨後以龜放汴水有龜放長淮不再
來之句公在杭從淨慈圓照本禪師游有省又從大
名大鉢寺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
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
事豈他能而忤不能耶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無
佛性語及知青州隱几公堂聞雷聲豁然大省有偈
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

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公帥越適亢旱大疫久禱不
應時神智昇法師住興福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
懸禱一夕雨如霍疫亦息公奏於朝賜師所住興福
曰圓通錫號曰神智元豐初告老退居衢州常與山
僧野老游名所居爲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
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
白晝閑元豐間忽一日徧辭親友其子岷見其形色
異常問後事公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
法泉禪師以偈贊曰仕也邦爲瑞歸於世作程人聞
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

正林苑志 卷之八
激水路孤月破雲明壽七十七謚清獻游武林與雷
峯慧才法師最契有贈言又贊天竺辨才法師曰師
去天竺空山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爲諫官論事切直後
拜叅知政事矢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
太子少師致仕謚文忠公始不信佛如酬淨照詩云
佛說吾不學勞師空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
後守亳社有許昌齡來遊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
忽然有悟居洛中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
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於殿陛傍有老僧閱經

自若公問誦何經曰法華公云古之高僧臨死生之
際類皆談咲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
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
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公大歎服
後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
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安坐而薨嘗與法遠禪師遊一
日與客對奕遠坐其旁公請因棋說法遠曰此事與
兩家着棋相似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
一着落在什麼處文忠大有省寤居潁州時有婢廬
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莫測

其由適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洞人生前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知杭州與叅寥子交契名所居泉爲六一泉

富鄭公弼字彥國湖南人慶曆中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封鄭國公謚文忠公熙寧三年以使相鎮亳州迎至潁州華嚴禪院證悟禪師修顒諮決心法及致仕居洛陽以頌寄圓照本禪師曰曾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仍有書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州社與潁州接境因里人張比部景山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且歸潁其於揩磨淘汰殊大有功但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成

就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則爲南嶽下
龐蘊百丈下裴休也

范仲淹字希文皇祐元年自知鄧州移知杭州十月
加尚書禮部侍郎二年吳中大饑殍殮相望仲淹發
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中喜競渡日出宴湖上
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諭諸寺主守曰饑歲工
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
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
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
游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
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
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梵剎
多其開建有法喜寺詩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治平二年以端明殿學
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爲政精明吏不能欺游淨
慈楷書遊記數十字於琴臺之左壁有吉祥寺詩海
會寺記

祖無擇治平四年以諫議大夫加龍圖閣學士知杭
州嘗作介亭於鳳凰山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

士上疏極言青苗法不便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
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公元祐相業有旋乾轉
坤之功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生平著述甚多
嘗作解禪六偈謂世之談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遂
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
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
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弟
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降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
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又不可掩是名不壞
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又是
名光明藏其六曰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
大聖是名佛菩薩因蜀公論空相以詩戲之曰不須
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復戲之曰賤子悟已
久景仁今復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
任來徃明月在天心嘗游南屏山手書隸字家人卦
中庸樂記二篇鐫於石壁

王安石字介甫神宗朝拜相封荆國公一日訪蔣山
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師曰相公口氣逼人恐
著述勞神心氣不正何不坐禪師此大事公從之一
日謂師曰坐禪實不虧人予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

未就忽於夜坐聞得之師呵呵大笑公讀書定林嘗問元公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一耳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於世緣深以剛大器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世之志用志不純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則與物多競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得旨熙寧八年公復入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而爲善豈小補哉

公居金陵由蔣山至其故宅當半道後請以宅爲寺因號半山有法喜寺詩悟真院詩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謫居杭州嘗將公事了湖中或一棹訪密殊琴聰叅寥辨才諸禪侶題詞遍武林以至外縣幽僻最深處亦無不到瀟湖度僧俱救荒善策遂爲萬世之利龍井梵天以公爲伽藍孤山祠并鄴侯香山與公爲四今建專祠於寶成寺公每出入必携阿彌陀佛一軸曰此吾往西方公據也公於

建中元年七月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傍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語亦不受又徑山琳禪師問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更須着力公應聲曰着力便差語絕而逝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謚文定元豐三年公以臯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城寺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忽有省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公又叩之聰徐徐謂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

公於是得言外之旨又嘗咨心法於洪州順禪師順示以搐鼻因緣公言下大悟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鏈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嘗自號東軒長老佛印住金山子由謁見先以偈獻曰龕沙印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印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筭

正林苑志 卷之八
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
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
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陳師道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孫覺傅
堯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修少林道場成
曰面壁蘭若師道爲記公詩文一代冠冕晚年志在
西方寄智果寺參寥詩曰平生西方願擺落區中緣
惟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又寄孤山圓悟勤禪師詩
曰稍尋東剎論茲事賴有西方托後車他年佛會見
頭陀知是當年老居士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
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
禪師大通慍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
大通亦爲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
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
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
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
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
花遲不向風前一咲待何時黃涪翁一見大賞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獄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芾爲文竒險不剽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元豐初慧才律師授菩薩戒於南屏之雷峯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燄映奪日燈法真一撰證戒光記命公手書勒石寺中公於幽居洞之左巖復磨崖書琴臺二字惜碑與字今俱不存惟龍井方圓菴碑記尚在後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盡竒物造香南棺卽其中坐卧飲食書判前七日不如葷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嘗爲司諫謚忠肅公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嘗謁靈源清禪師執聞見以求解會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

諸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然後可也公
乃開悟寄師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柔草木
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只在眼睛頭其贊永明壽
禪師像曰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摠用師
之勸諭也公嘗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
文字不在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只九
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只一覺
字耳中庸誠字卽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
覺有見皆掃爲虛妄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其一其
物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
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當留意勿
復因循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
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早知則早得力也

史浩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
好覺見其堂奧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
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旣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
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
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
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
曰彌遠浩有妙行寺詩

楊傑字次公。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嘗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平居以淨土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嘗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凡聖一體。機感相通。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自棄已靈。是誰之咎。又嘗與僧談道云。大凡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嘗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擗鼻拽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裸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的道理。洗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知也。如鷄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元祐初。以薦起。累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忌者執詩以劾。復以謁告寫佛書爲臯削秩。徙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朝。自藤州召還。出遊華光寺。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

至笑視之而卒夢中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
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
謂逍遙無礙矣曾作五百羅漢記歷落如畫有法寶
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菴今爲法寶
又建隆和尚銘曰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
鼻孔未撩天呼我作無事禪其他禪語一一勝妙在
武林與龍井辨才師交洽有記崇壽教寺有詩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
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聖間爲童惇蔡京所
嫉謫涪州別駕嘗叅黃龍菴晦堂語次舉孔子吾無

隱乎爾請公詮釋累言俱不當意時暑退涼生秋香
滿院晦堂曰聞木犀香乎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公欣然領解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
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
文曰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
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
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
以此盡未來際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
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中現作佛事稽首如來

等一痛切嘗答胡逸老書云君遂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既爲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翁云思公窮悴守道不渝蓋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於生死之際則世界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投子聽禪師海會演禪師道行高重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學士後拜叅知政事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公浮遊塵外心醉祖道有年聞大慧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

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近扣壽室伏蒙激發忽有省人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擾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何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大慧杲禪師時卓錫徑山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

謚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癯癯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山谷爲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居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爲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寅夏六月跌坐而逝考其修蘊定知裊載而去矣又嘗曰予病不能蔬食惟有五味爽口之責作詩自戒君不如屈大夫夕餐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充其腹癡人澆腥羶杯盤眩紅綠四方采珍異亦未極所欲何如野僧飯菜羹下脫粟竹間新筍大如椽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見牛舩鯨石郎愛惜韭萍藜晉侯睥睨熊蹯熟以此爲重輕與君未爲福與漢老俱徑山弟子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召赴闕袖草茅憂國書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彗星滅久旱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

倏然會心後漕江西見堯率悅禪師相與夜話公曰
比看傳燈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此
話其餘卽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
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卽
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何處公擬
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曰鼓寂鐘沉托鉢回
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
來悅於是焚香付囑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
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礙應物無
拘翻身魔界轉覺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未幾悅
入滅公奏謚號真寂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
占遺表命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
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
嘗留詩妙行寺

王以寧湘潭人由太學任鼎澧帥靖康初金兵入寇
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元中以宣撫司制置襄
鄧招諭桑仲等來降以寧嘗過雪峰問道於真歇禪
師曰予昔訪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
於鄰僧借得之披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爲大乘人
作有破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而末章以繫念彌陀

往生淨土爲言其旨何歟。歟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爲道耶。以寧默然真歇時居。皐亭崇先寺。

張浚字德遠。宣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爲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謚忠獻。公嘗問道於圓悟勤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公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

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公之母秦國夫人嘗問道於大慧禪師。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時。大慧居宜春。公三走介趣之。兼程而至。夫人已捐館矣。公遂館師於光孝寺之東堂。盡誠供奉。以慰秦國之願。云有妙行寺詩。

曹勛字松隱。官太尉。昭信軍節度使。紹興間。翠華臨幸。淨慈觀虛主席。勅湖州佛智道容禪師住持。建五百羅漢殿。公爲禪師會撰五百羅漢殿記。存寺。程秘官至內翰學士。紹興初。嘗寓南屏。爲撰重建淨

茲報恩光孝禪寺碑記至今猶存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闔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已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沉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驀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麼

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恍如夢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叅道得法自在號無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公在朝與秦檜和議不合謫居南安談經自若手不停披者十數載庭石歲久雙趺隱然嘗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皮履闕裂亦不易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

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會得嘗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忽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下歸淦九成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秦檜主和議開抗疏力諍忤檜出知徽州尋褫職後復秘閣修撰開嘗師游酢友劉安世故立朝大節凜凜遇事敢言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開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猶兒狗子遂有省呈偈曰咄這瞎驢蔡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佛子慕口截又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望師委曲

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大慧答書曰時時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過者不必思量又又自有悟處

提刑吳偉明居士又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菴隨衆入室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喙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張鎡號約齋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開山疏云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泉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叅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今有專祠於慧雲寺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虜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於世嘗撰斷橋倫禪師塔銘曰昔富鄭公於顛華嚴

范文正於古薦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勳大老
敬向其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銘曰斷橋
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藁林未法
砥柱我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
室中不契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
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註

鄭清之字德源少從樓昉學嘉泰中進士理宗潛邸
教授凡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清之之力累
遷太傅保定軍節度使封齊國公謚忠定所著有安
晚集六十卷公游淨慈寺撰雙井記有勸修淨業文

謂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無踰淨土一門嘗撰妙
峰善公塔銘曰西方心法難思維真淨妙明無一絲
廣長舌語包須彌誰知認指爲月非九年面壁老古
錘傳付不在鉢與衣非佛非法非事爲透地透天生
光輝我識妙峯再見之語真貌古無他竒野鶴同往
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虧雪肥梅瘦扇泉扉無邊春
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游嬉在旁知狀惟穹碑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滑稽有辨才西湖作大佛頭
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椽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嘉祐中拜相封魯國公公亮

方厚莊重沉深周密韓琦爲首相每諮訪焉嘗丁母憂告歸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謁天竺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後公亮至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太師初有僧曰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爲青草堂也

太尉呂吉甫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山見一衣蒲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望如來發啓妙解庶幾戕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真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從容論道大通嘗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又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林逋隱錢塘恬澹好古弗趨榮利梅聖俞爲逋撰詩

序曰天聖中聞寧海西湖之上有林君蘄蘄有聲若
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卽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
嘗作詩送慈雲懺主曰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
上行衣白猿聲裏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歸酬天竺
僧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慙久卜隣沼回一水路夢想
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
寄聲頻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
時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槊騰上之越一而跨三
運槩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

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
無知者嘗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
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
得蘆花不浣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
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
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款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
去因自號蘆花道人晚年留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
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
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江干棲雲菴其遁跡處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

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金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問師云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去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

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嘗云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戒甚嚴毫髮不容臯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甚是麼樣

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
又曰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
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
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
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
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
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
臺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曰放翁常問松源嶽禪師
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

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
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塗
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跏趺而
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
塵侵白拂繩牀冷露滴青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
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
別情銘松源崇岳禪師之塔曰語師之語峻峭嶒嶒
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
錢塘海門之潮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之戰昆
陽也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叅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謚文忠公帥湘州時潭人爲立生祠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

拔

指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亦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住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與魏了翁俱有游天竺詩

郡守謝朝議時與佛日杲禪師論道見徒侶指施鉢

鏤平基址運竹木聽指呼無敢怠者於是延見一二
觀其能爲修答書記乃與從容彌日語論英發權古
商今守甚駭異自是於佛日禪師日益加敬遣其子
純粹求入道捷徑佛日示以法語八篇
宋給事中知瀘州馮檝悟心法於大慧杲禪師號不
動居士南渡後所有寺院佛藏經殘失檝印絕施補
之足五千餘卷凡四十八藏又四大部者亦如之所
至於賢士大夫高僧逸民續廬山蓮社遺風每月建
繫念淨土會至癸酉冬十月三日具衣冠望闕再拜
已換着僧三衣陞高座跏趺說偈而逝

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宗本圓照禪師
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支諭道俗曰
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
州牧劉彥慕宗徹禪師之道立羅漢院以延供養
宋丞相喬行簡所居多黜洞音石據湖山之勝後捨
以爲寺御賜名曰寶奎

岳飛字鵬舉南宋恢復之功幾成而阻於檜至今俎
豆湖上生平著作有集其滿江紅詞及潭水寒生月
松風夜帶秋之句膾炙人口游上天竺與李綱俱有
詩忠肝義魄激烈千古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
又叅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
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脣吻便
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
自左丞相歸日修淨業保寧卽湖心寺護國仁王寺
在北山

潛說友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文華閣兩浙運副除
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至七年罷說友在官嘗修咸
淳臨安志梵刹多經考據有下天竺詩

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
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
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
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
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自心自然
無惑公回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
異無知洎洎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穎
達爲錢塘人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
謚康莊延祐戊午嘗撰石林鞏公塔銘曰佛氏之道
非有非空非垢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囂昏蕩瀆

不有津筏曷拯於溺言爲理筌理得言忘有泥言說
大道榛荒惟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昭容萬法了徹
本無有法爲覺羣迷出方便慧作誨道師南山繚屏
慧日其頂自師之亡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無生滅
勒銘山阿昭示來哲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
覺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卽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
眷屬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
提舉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後
入翰林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峰
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爲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有
中峰淨土帖又手繪觀佛及中峰像貽淨慈寺

馮子振攸州人號海粟於書無所不讀中峰有淨土
百八偈子振贊之略云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
不住於幻能覺如幻人手拈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寄
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
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
人見彌陀悉得安穩住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羣書發爲文章
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游人號

爲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侍講學士謚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天曆初詔天下善書僧儒會杭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公亦在詔內而公必與僧同食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掣肘詬罵不食而去嘗爲僧題懸崖畫壁蘭云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公爲元叟端公笑隱訢公悅堂闇公撰諸塔銘贈炙人口有稿三十卷行於世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父汲宋黃崗尉宋亡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至京師以

大臣薦授大都儒學教授除國子監助教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嘗闢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否矣嘗曰佛以因果二法制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箇字嘗爲淨慈北磻簡東嶼海晦機熙撰塔銘平山林撰重修寺記及題詠若干首其晦機銘畧曰聞佛氏之宗禪者其度人也以悟爲則必使自致

於思慮之所不及時至機應則決而啓之是以言發
意解解泯言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

白璉字廷玉錢塘人博綜經史詩文一主於理業易
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逼陶韋書逼顏柳仕至儒學副
提舉所著有湛源集行於世南屏諸刹俱有詩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元初爲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
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羽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
所著有山村集遍題諸刹批註唐百家諸選洪武初
祠於杭學鄉賢祠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傳學宏遠

科元兵南下嘗叩闕上書元人爭目之遂變姓名隱
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牖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
誓不與朝客交游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所南惡其宗
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與中峰禪師善一日會於孝
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中峯云所南何不說法
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
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
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云大宋不忠不孝鄭
思肖蓋恨不能死國事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孝
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

武林苑志 卷之八 四
勝樣宋社旣虛適意緇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
工十空經一卷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
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張翥字仲舉號蛻菴官翰林學士有衡山二十三題
詩今錄其二初生巖曰初地靈峯下重來爲講經神
應合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鶴隨飛蓋湖龍入淨瓶至
今花雨處長照一燈青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園
卽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燈
忽有無沙門每夾此三繞作南謨有六和塔詩

趙玗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質祿襁時遭元季兵
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於地虎熟視
而去不敢近稍長游郡校礪志讀書當暑夜寢黌舍
群狐採蔭葉作扇爲玗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
苦熱吾輩莫得憚勞玗聞之私喜後至禮部尚書洪
武壬申淨慈燬於回祿且以監寺智菴負國稅并擅
披剃坐法逮及任持道聯聯以例謫五臺公與聯有
道交之親公時在任遂以聯名奏聞 上命驛詔至
京慰勞顧問至再奏對稱旨勅任大佑國云
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爲義烏令人元不仕自號泗水
潛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曾過南屏小

蓬萊詩有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之句
所著有齊東塾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爲赤城令棄官將妻
子遊天目山與江上老漁相狎時時唱清江欸作迴
波引和之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吸蛟龍可
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明興天下大定詔徵遺逸之
士修纂禮樂廉夫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自號鐵
笛道人與南屏僧釋臻釋現釋信爲方外友

劉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以佐命元勳封誠意伯當
元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罷歸與魯道原游西湖有
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益
持杯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
佐之者其我乎衆咋舌避去 高皇帝旣都金陵走
使聘基基慨然謂所親曰吾嚮游西湖指且云云者
此公也開國翊運果符所言游上天竺有詩云憶昔
西湖覩慶雲玉毫貫頂動星文燭微早已徵林瑞革
命方知佐 聖君香火重參龍象窟烟霞久負鹿麋
羣赤松黃石今安在徙倚蓮臺悵夕曛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爲國初佐命功臣未出母胎母
夢異僧手寫華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

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學士卽生因名曰壽後更名
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盡閱鄭
氏所著書數萬卷其文章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
采爛然有集八十三卷始見 太祖卽勸不嗜殺人
授太子諸王春秋尚書大學衍義每對 太祖語漢
武梁武好儒好佛之失 太祖稱之爲賢爲君子爲
純臣天下既定凡郊廟山川祠祀諸大政大令皆所
裁定海外諸國朝貢必問安否爲人篤倫理行事俯
仰無媿真昭代之真儒也後得法於千巖長公其寓
南屏最久公自構有羅山石室嘗爲智覺禪師手題
像贊及爲無肯授竹菴渭逆以順德隱仁公輩撰塔
銘復爲同菴簡公撰鐘銘其護教編記則宗鏡之末
光也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洪武初徵聘官戶部侍郎至翰
林國史院編修嘗泛西湖舟中有望南屏山詩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洪武初徵聘官校理與南屏竹
菴渭禪師善其有寄渭詩云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
東林寺裏鐘其時復有徐賁字幼文吳郡人洪武初
同徵聘爲記室亦與渭公爲方外友其集自有寄竹
菴詩

姚廣孝自號逃虛老人吳郡湘城人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爲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封榮國公文皇勸之蓄髮不從詔之居官不就畀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娥弗近也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改其初噫公之倏然物外塵埃軒冕而電露富貴非受記於靈山者能彷彿其萬一哉洪永間公嘗隱南屏天竺與清遠祖芳存翁同菴希

古止菴太朴諸老爲同叅之友俱有題詠碑記

張寧字靖之號芳洲海寧人景泰天順間爲給事中嘗至淨慈詩有爲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之句後奉使朝鮮國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刻爲皇華錄行世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訓導陞教諭襟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灑翰得李北海遺誘育士子務盡恩義薦入居翰林修遼金宋三史卒嘗游淨慈有雷峯夕照南屏晚鐘二詩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受學黃潛官授經筵檢討尋轉

浙江行中書省郎中叅左鎮將洪武初與淨慈煜上人善煜每從基游基極稱許之一日叅方邂逅於吳門與之語終日臨別依依似不忍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蟒龍復任尋爲省臣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若本寺止菴德祥同菴夷簡與之最善嘗爲平山禪師撰塔銘并同菴新鐘之偈序

于謙字廷益號節菴杭州人累官兵部尚書土木之難宗社幾危復安實其規畫爲石亭徐有貞所譜賜死謚忠肅祠南山三台峯下有謁古春蘭法師塔并序古春法師先君方外友也昔予彌月時師赴湯餅之會常摩予之頂曰此兒他日救時宰相也已而齟齬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予及登第拜官日恐負師之知言以貽鰥曠之羞茲罹內艱家居改葬先柩于三台山下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感時追舊祗具蔬盤茗盃展拜墓下爰賦一律以識予之耿耿云維那正法眼冰鑑獨先知摩頂昔憐我銘心更憶師救時慚宰相被謗懼磷緇拜奠香臺下臨風雪涕洟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翰林學士至吏部尚書謚文通
天順壬午遊淨慈寺寺中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
公題詩倡腰嬌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
法聚號玉芝海鹽人和有大堤廻接鳳山遙金勒東
風細馬嬌芳草不知埋帝舄柳枝猶自學宮殿天空
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
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
六橋於湖上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云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山人餘姚人官至兵部尚書
贈新建伯公自鄉舉時讀書南屏後擒宸濠忽傳王

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過發至錢塘謝病寓居湖南淨
慈寺成詩六首存寺南山有陽明洞以公號名嘗建
天真精舍於龍山之陽每形於歌咏卽今勲賢祠上
天竺有二詩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
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又知難直
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却
易成又云春園花竹始菲菲又是高秋落木稀天迥
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
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遶枝飛
其恬澹之定養剛大之純操亦足彷彿想見矣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山淨慈寺寂又有詩云道人占斷南屏景是也間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寔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一元於南屏一元卧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竒大竒絕不交一言文憲益重之後居吳興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一元結社遊號茗溪五隱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作述爲文沉涵穠都有東漢齊梁風尤善爲記事書纚纚多雅致兩爲督學使者盛有文譽在閩中時尤得士心至今尸祝之嘉靖初同黃省曾五岳理棹尋返南山下淨慈寺循宗鏡堂左登絕頂披險探竒各賦五言古風二首其所著有田叔禾集西湖遊覽志行世杭士自弘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爲最

武林梵志卷之九

桐城吳用先訂定

渤海吳之鯨採輯

古德機緣

自初祖折蘆五宗紹葉摩竭祇樹聖以地靈南嶽
北山地因人顯故塵外摩尼論中獅子照映今昔
武林爲尊宿奧區金枝玉毫駕慈航於法海者不
能殫記略舉所傳以光梵乘總之問等須提請同
迦葉學山仰峻挹海知深遺風在握其有興乎

靈隱寺

慧理法師西竺三人東晉咸和初來武林見山巖秀麗

建兩刹先靈鷲後以人衆不能容復建靈隱實二刹
開始祖師初登山歎曰此吾天竺靈鷲之一不知山
何飛來洞中舊有白猿呼之隨應人始信焉至今年
猶稱飛來峰云

寶達禪師不知何許人晦迹武林山住刹利院因名
刹利禪師院中有印沙床照佛鑑乃其遺跡往者浙
江驚濤爲害激射湖上諸山師憫之持誦秘咒累日
一夜江濤中有玄冠朱衣偉人謂師曰弟子吳行人
也憤心未雪師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
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後罔知所終

守直律師字堅道錢塘人姓范齊信安太守瑤之八
葉孫詣蘇州支硎圓公受具足律儀是夜眼中光現
長一丈餘持久方滅蓋爲戒之驗也立願誦華嚴經
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尚炯炯然如在握
開元間有制舉請證明隸大林寺後移籍武林靈隱
峰大曆五年三月告衆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
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白日安可得乎
乃寂徒清晝著塔銘

道標侍者姓秦富春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
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遂出家事靈隱

白雲峰海公至德二年奉詔通經爲比丘標中首選
得度勅任天竺與清晝靈澈齊名李吉甫韋皋孟簡
皆心交塵外分契林中長慶三年入寂

皎然侍者名清晝姓謝長城人康樂十世孫幼負異
才受戒於靈隱戒壇事守直律師文章儁麗品藻神
雋當時號爲釋門偉器後博訪名山晚入杼峰獨處
絕去詩詠孤松片雲禪坐相對永貞初年終

鑑空法師姓齊名佐吳郡人少貧困元和初遊錢塘
年四十五矣屬歲荒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餒甚不
前因臥雪悲吟俄有梵僧顧之笑曰秀才法師旅遊

滋味足未空不省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同德寺
乎子應爲饑火所燒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食
之乃知空食棗頃刻乃悟同德寺事如昨日焉因涕
泣歷問當時雲水五人惟公得解脫獨某修福不完
坐於饑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
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
質樸影曲報應宜然乃探囊取一鑑曰要知貴賤修
短佛法興替宜一鑒焉空照久之了然默記遂投靈
隱出家受具足戒後行高節苦太和元年遇河東柳
埜說其由又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尚九年在世吾捨

世之日佛法其衰乎乃索筆題數行于經藏北垣曰
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且犬而犖牛虎相交與角牙
寶檀終不滅其華後周遊名山未卜所終

道齊尊師姓趙錢塘人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偶見僧
分衛諷淨名經冥然喜之往定水從師剃染投靈隱
學華嚴經義於天竺寺修習禪定靈山上有石窟齊
于中坐忽巨蟒矯首哈呀爲吞噬之狀怡然不動復
有虎豹近于石室群虎時時馴擾又山頂乏水以錫
杖刺地清泉迸流足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
者請講華嚴經時嚴冬飛雪忽生花二本狀若芙蓉
媚燭光發觀者嗟歎後終于山室

韜光禪師西蜀人穆宗時卓錫靈隱巢居塢白樂天
嘗以詩招之曰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到家瀝泉澄葛
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
食齋罷一甌茶師不赴荅詩曰山僧野性好林泉每
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
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
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智一尊師居靈隱山半峰精守戒範而善長嘯牽曳
其聲杳入雲際如吹茄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鳴

載咽颺颺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梵澗邊養一白
猿有時不還一乃吮吻張喉林木震嚮則猿至矣時
人謂之白猿梵稱爲猿父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衆
僧齋訖歛生飯送猿臺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
至有好事者往往從而施之故今有飯猿臺泊唐武
宗廢教寺廢不詳所終

靈隱清聳禪師福清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兩謂
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
感悟承 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
億執師禮事之忠懿王命于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

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住
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
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得法於洞山曉聰夜則
頂戴觀世音像誦其號必滿十萬以爲常自是世間
經書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
貫以抗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靈隱山永安蘭
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宋仁宗
覽之嘉歎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
大師宰相韓琦大叅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還山

至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
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有
文集二十卷題曰鐔津集塔永安院

普慈禪師名幻旻宋慶曆八年任靈隱寺僧問蚌含
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
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一日師見僧
看經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
眼分明識取經

德章禪師初任汴大相國寺慶曆中仁宗累詔師於
延春閣化城殿問法寵遇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
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
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
刑質拈來掌上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
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
動岌岌

蘊聰禪師任靈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索喚
卽有僧云未審有箇甚麼師曰天台柳標子問古路
重修時如何師云平高就下

文勝禪師字慈濟婺州劉氏子任靈隱寺僧問古鑑
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

審分不分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
荒踈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嗣法弟子二
十五人

雲知禪師名慈覺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
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日光前絕後去也

正童禪師字圓明住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
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延珊禪師字慧明住持靈隱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
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云與上座一線道且

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交上座無安身
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
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初生下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
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
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玃重天聖三
年章懿太后賜庄田令祝延仁宗聖壽至天聖八年
師奏免所賜庄田糧稅有勅存寺至今賴之賜號禪
定大師

重顯禪師字隱之遂寧人姓李叅北塔祚公盡其道
法將造錢唐值曾學士于淮南以書薦于珊禪師顯
至靈隱浮沉衆中三載曾奉使歸訪師靈隱無識之
者于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詢薦書內之衣中珊竒
之後任雪竇宗風大振有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
臺一點不措磨貪生逐日滔滔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皇祐四年七月七日示寂塔雪竇

慧淳禪師名圓智任靈隱上堂云吾心似秋月碧潭
清皎潔乃喝云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
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代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
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
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寂室禪師名慧光錢唐夏侯氏任靈隱僧問飛來山
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
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
提起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
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
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瞎堂禪師名慧遠姓彭眉山金流鎮人叅圓悟法師
悟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

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朴於衆中良久曰吾夢覺矣自此機鋒峻利衆目爲鐵舌遠安定郡王趙表之侍郎曾開知府葛剡皆受其法勅住靈隱賜號佛海開堂中使降香師拈香曰此一炷香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爲直嗣圓悟而云也孝宗留心空宗屢召師對御師以頌紀之曰鉢盂走馬向天庭慢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包盡帝都春嘗指面前花爲佛草料又問僧一大藏教皆是惡口乾道七年正月旨令靈隱長老引見晦日召至選德殿三月七日復有旨令靈

直

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見賜座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車駕幸靈隱師于冷泉亭起居駕進至遇安堂一笑軒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上曰此是畫的那個是真的師叉手曰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上大笑翌日恩錫真指堂印并御書聖贊匾額是年八月六日獨召入內觀堂延坐賜茶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曰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離幻卽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上曰夢幻旣非且鐘

聲從甚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上復問前日在此閣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朕從這裡有箇見處師曰陛下作麼生會上曰明鏡絕纖塵師奏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缺九年四月八日又宣入內觀堂問對師預示淳化三年正月十五日遷化至期諸王卿相皆至師陞坐祝聖遂入方丈扃閉久之師舊蓄一猿頗馴因衣之命曰猿行至是衆窺窓隙並無聲歎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化矣猿書乃辭世偈也偈曰拘析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鷓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有御語集奏對

錄行世

覺阿侍者日本國人勝氏通天台教善書與法弟金慶奮然航海而來叅遠法師于靈隱後至長蘆江岸聞鼓聲大悟返靈隱述投機五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着故田地倒裹幘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水泥

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遠稱善後歸國
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淳祐四年詔住台州光孝寺
師渡江而來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乎曰
宗門不貴神通則貴眼正上悅勅住靈隱上問朕心
與佛心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上曰恁麼則
佛卽是心心卽是佛光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
卽佛上又問釋迦老子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
謂陛下忘却皇情帝大悅賜號佛照嘉泰三年入寂
有奏對錄行世

誰庵禪師名了演福州人住靈隱上堂云面門拶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
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下座

懶庵禪師名道樞四安人姓徐興隆初詔住靈隱上
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
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禁聖凡迷悟之別第護
正念則與道相應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
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
何事不成見耶上爲首肯數四後退居永安蘭若逍
遙自適有偈題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
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寂庵禪師名道印漢州人住持靈隱上堂云大雄山下虎南山驚鼻蠅等閑撞着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云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云何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曰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釣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悅堂禪師名閻南康人周氏子至杭見淨慈栢山介石室中舉栢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常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他僧目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居四載訣衆偈云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竹田禪師號圓通靈隱僧常住金陵及鍾山諸處說法元至順三年迎歸住持本寺金陵諸山送師疏曰

在宋仁廟驀起衲公于圓通厥後孝宗特召拙菴于
靈隱雖出處各欲行志而抑揚皆足扶宗及觀我師
度越前古聲飛丹陛天竺莫抗其高風名躡金甌鷲
嶺有行于今日某語空衆妙機透重玄宗姓俱高與
臨濟同出邢氏師資宿契喚雪峰萬福曾郎話行江
西三十年增高廬阜幾千仞道闢于奧與日月而爭
光宗會其元猶河漢之無極方喜金陵之會遽爲錢
唐之歸與其領徒勘驗諸方曷若攄室大弘法施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續承祖父兄箕裘一乘非一三乘
非二掃空經律論露布如佛出世大衆霑恩

妙峰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年十三卽
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
了大意乃徧參諸大老時佛照唱道鄮山師往參禮
以風幡話悟旨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
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此自足入
康廬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彌彰學者尊
之曰妙峰禪師出世于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
臯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
不已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
亦非所樂靈隱密邇于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

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
席時鄭清之秉釣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荅
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僧問如
何是不入衆流句師曰烏龜鑽破壁僧問如何是妙
體無私句師曰百疋馬中一頭驢僧云如何是瞬目
揚眉句師曰花雨巖前石點頭僧云如何是竒時事
師云紫薇花下紫薇郎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三十年
後上堂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這裏是鑊湯爐炭擊
右邊云這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
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

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云久參高仕眼空四
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
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以故將成
丸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上堂云談玄說妙事如麻
添得時人眼裏花赤骨律窮挨得入潑浪潑賴是生
涯懸羊頭賣狗肉喫私酒臥官街笑倒籬根破草鞋
上堂舉雲門普請般柴次云拋下柴辦云一大藏教
只說者箇師拈云雲門只見鑽頭利不見鑿頭方師
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轉心融神化克
然皆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

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禪師因法華舉和尚相見話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和尚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趕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師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和梁山遠禪師十牛圖頌句法與梁山相埒理趣超卓友有過焉一尋牛云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

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云枯木岩前差路多草窠裏輓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蹉過他三見牛云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冊青徹頭徹尾渾相似子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云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牧牛云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着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云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桐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必知音似伯牙七忘牛存人云闌內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閑行歌行樂無拘繫

贏得一身天地間八人牛俱忘云慚愧衆生界已空
箇中消息若爲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
宗九返本還源云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
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廓垂手
云這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領與驢腮一揮鐵棒如
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
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
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
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
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

松源崇岳禪師姓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故因以
爲號自幼卓犖不凡未嘗嬉戲年二十三棄家衣掃
塔服首謁靈石妙公繼見大慧于徑山聞大慧稱蔣
山華公爲人徑捷卽往叅一夜舉狗子無佛性話有
省卽以叩應庵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
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師便禮拜應庵大喜以爲
法器說偈勸其祝髮隆興二年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徧歷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入閩見木庵
永公木庵一日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庵

云琅琊道好一堆柴潭師云矢上加尖庵云吾見下
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
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
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
難之有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
當自知及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隨答庵但微笑
師切手道至忘寢食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
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
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庵遷
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吳郡澄照徙江陰光
孝無爲治父番陽薦福四明香山蘇之虎丘慶元三
年被旨補靈隱後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
以大法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
祖罔措跏趺而寂全身塔北高峰之原待制陸放翁
銘其塔有曰語師之語峻峭峭崿下臨雲雨如五千
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潮虎
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可謂臨濟正宗
應庵密庵之真子孫也放翁其知言者哉

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
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曰昨

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師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
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高原祖泉禪師上堂舉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
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話頌曰父母分明非我
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
中春贈黃漢嶺開接待偈曰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
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處重叠關山信脚遊
竹泉法林禪師別號了幻族姓黃台之寧海人依同
邑法安太虛同禪師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虛曰
從生至死只是這箇不由別人也叅原叟于中天竺

叟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
手而前曰今日親見和尚叟曰晚空謾語漢叅堂去
尋俾侍者復掌藏鑰看經次叟曰看經那師曰是叟
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叟豎起拳曰何不道將這
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甚麼看叟微笑東嶼在淨慈
招分半座時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
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人天師之句
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
主浙江萬壽遷中天竺至元四年遷靈隱宗風大振
順帝錫以金襴法衣時寂照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

五山人以爲盛事上堂云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撥破
面門點卽不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輓
三箇木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
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寒溫燒香叉手若
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肴訛上堂舉僧問趙州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
七斤師云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這僧舌頭未免
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元宵上堂云今朝上元
節雪霽見晴春梵刹燈千點長空月一輪鼓鐘喧靜

夜歌管鬧比隣總是圓通境何須別問津上堂云一
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頃也漸也權也實也徧也圓
也只作一句道却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上堂云古
杭管内靈隱名山肇建于東晉咸和年間慧理法師
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
點管風燭便下座大龍翔席虛皇吉大夫遣幣聘師
辭不赴使者三往返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
強具疏請師仍領靈隱又居三年退處了幻庵至正
十五年春感末疾二月二日集諸徒叙平生本末且
誠之曰佛法下衰無甚于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于

斯矣索筆書偈曰七十一年虛空釘櫬末後一句不
說不說遂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全身窆于
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侍講學士黃公晉卿目見其事故自書塔銘序中
性原慧朗禪師幻隱別號也出台之黃岩項氏母陳
氏師既長不甘俗處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
謁竺原道公於仙居紫籀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
叅徑山原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
此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更道師曰某甲只與麼
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久之
職侍者朝參夕究一旦默契育王雪窓招師掌藏教
未幾出任鄞之五峰遷金峨洪武五年奉 詔天下
高僧建大齋會於鍾山師與徑山季潭俱與是選既
竣事季潭奉 旨任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舉要
得表率叢林體又明年鎮江金山請師補處十一年
升居靈隱學徒全集宗風大振上堂云今朝閏五月
初一依舊日從東畔出衲僧箇箇解知音短咏長歌
皆中律梅雨晴樹陰密林下優游何得失無位真人
赤肉團等閑靠倒維摩詰佛涅槃日上堂云涅槃生
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剗語諸人到這裏作麼

生會良久拍禪床云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
中春浴佛日上堂舉香巖和尚云去年貧未是貧今
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衆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四月八是
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煩下座
師始至經畫大雄寶殿僅一載卽落成巍然山峙師
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蜉蝣食卻半邊因甚麼不知
又曰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
鬪額是第幾機罕有契之者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示滅

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居蘇之報恩慧日承
天萬壽至靈隱上堂云目前雨餘山色翠座間風暖
鳥聲喧拍禪床一下云堪笑老鬚無轉智少室峰前
坐九月上堂舉香林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林云
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
石鐵裹泥團上堂云極目千峰鎖翠滿空柳絮飛綿
可憐無位真人一向草宿露眠啞三春看又過何日
是歸年

守仁禪師號一初富春人靈隱僧從楊廉夫張伯雨
遊能詩書法道勁其題石蟹泉詩曰神鰲驅水到禪

家清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斷暗隨山雨走
寒沙玉臍圖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
招杜客焚香來試九溪茶一初有志事業不偶爲僧
嘗言我輩從事文墨非以廢道盖有不得已也在京
賦翡翠詩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
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淨處棲此詩爲 太祖所
見怒而罪之洪武間徵授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
集

淨慈寺

五代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

天鏡原瀨禪師會稽倪氏幼從至大寺雪庭立公祝
髮及受具遂往杭之集慶從濟天岸學止觀一日師
自謂從上諸老多由教入禪吾亦究別傳之旨乎登
華頂叅無見觀又如玉肌見石室瑛室與語大奇之
曰吾法叔徑山原叟和尚具大眼目今代妙喜也子
欲了已躬事往見勿後師遂叅叟于不動軒入門叟
震威一喝師不覺汗流浹背卽禮三拜已而俾居侍
司繼掌記室尋遊金陵見笑隱于龍翔上江西禮諸
祖塔像過臨川訪虞文靖公道話契合延師度夏爲
作斷江塔銘櫟隱軒銘至正丙申出世邑之長慶遷

天衣洪武五年設廣薦法會于鍾山 詔天下名尊
宿輪座說法師預焉九年冬杭慈光率諸山請居靈
隱師辭再四僉曰而祖佛照妙峰而父寂照而兄了
幻皆說法法靈隱于今振墜緒提宏綱捨和尚其誰哉
師幡然而起上堂云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
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猪左
膊上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上
堂云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
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
籬邊燕雀空啾啾

眼眼問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
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
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
具六相也無師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
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
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
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
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
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
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

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
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
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若是仍
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云佛
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
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
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
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
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
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
麼首烏啣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華
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請今日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罔子曰恁麼則心外有
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
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劔擬殺
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劔師曰眼是問諸餘卽不
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
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叅
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
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

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
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
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歸心佛
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六旬
悉誦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叅
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
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
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
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于衣禰中暨謁韶

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
有緣它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
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
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
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
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
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
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
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瓶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焉

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

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
麼還辨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
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何如師曰甚麼處去來
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淳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
載剝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
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
爲一晝夜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
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

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
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
主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
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
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旣至上遣使問
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
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
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

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息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于下揚州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定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霧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日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峩峩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

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
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
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
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
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
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趨到須彌踏翻海水帝釋
與龍王無看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
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蘇之霧巖

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
皆官於穎遂爲穎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
長博極群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
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
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
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
巖久之出任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
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
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着師曰早見

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
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
生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
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卽不問
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
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逼塞虛空
無處迴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柱
杖下座

肯堂彥克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
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
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羨鐵釘飯任汝齧嚼師竊喜之
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攄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
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
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
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
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
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
首自謂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
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
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

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
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
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
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鷄
向五更啼上堂舉已庵先師道坐佛床斫佛脚不敬
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
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
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蘭蕩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

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
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
魔王炯炯放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
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
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
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
于寺之南庵

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喬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
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駟鳥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於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章王弟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

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
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
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
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
麼鐵牛橫古路觸着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
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
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
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
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
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
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碍
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
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
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
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
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
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
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
常平日問道于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

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
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
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峰焉

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叅雪峰慧
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衣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
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夏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
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
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叅

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
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
嶸頰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
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
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羈
縲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
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
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
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管取別有生

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疑染削進
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
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
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
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
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人雖其出微自爾
問荅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徒
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二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
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

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內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
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
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
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
被傍人指住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詩山僧都不會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
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船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
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夔夔打鼓
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

雖動而常閑月雖暉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
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
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巍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
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
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
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
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
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

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
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
木諸禪德向上一着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
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
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上堂
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
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
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
祇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
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頭麼

天地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
著得箇眼卽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卽是風幡
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
兩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
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覺塔右
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衣資福道榮出家十六
圓具習台教棄叅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
閩流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
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

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租師西
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虵心天下衲僧自投
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
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
小叅不荅話千古叢林成話靶問話者三十棒慣能
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
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
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
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
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叅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擺魚鰓
遼天射飛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
本山

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
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
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
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
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

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
氣不得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
出氣的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
鋪寶貝亂堆金玉時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
來所以通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
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
著眼擲拄杖下座

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菴
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
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

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任後上堂要明
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
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
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鏑全
身蠲脫猶涉泥水秣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
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
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
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
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
兒未會當頭道着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
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
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
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若田禪師名法薰眉山彭氏子叅破庵祖先室中舉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
着火柴頭破庵陰竒之端平二年奉詔靈隱住持淳
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
喚甚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
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不肯底是我同叅退

歸寶壽趣辨終焉春秋七十有五臘五十有三塔全
身於院之後山師貌古性直音韻朗暢累遷望刹閱
三十有二年樽節足用審量計功雖大有興造一毫
不以干人而人咸樂施師見他處化者驚俟狐探咨
且嚅囁直鄙且賤之而上木金碧在處處成就焉

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家子母陳氏世業儒踈眉秀
目哆口豐願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
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浙翁于
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叅于雙徑翁笑迎曰
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

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翁遽
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永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闈胡公
以小淨慈致之歷任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
徑塢入山所至革支傾廣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
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
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師云森羅萬象明闇色
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
堂揚岐眼中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着不
來白雲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
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

拍膝云劒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
棒嚼飯餒嬰兒黃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吃草只
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
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盆浣盆非風
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泥脫塹有
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銷日虛空無盡時
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
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
細忽然築着磕着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
裏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
許多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善
財七日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疎不下靈山今日快
便難逢爲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
禪床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
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
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
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
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靖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



原件短缺

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輩
哉殆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
叅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洲
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
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
大激發未容其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
卽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免教回首望長
安翁云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容就
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旣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
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永嘉江心

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寺靈隱
徑由其住徑山歎餘遁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
轟霄雲袖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
爲吾附一穴於東礪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浴訖書
偈而逝嘗讚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
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初見癡鈍室中垂語曰如何
是佛師荅云爛東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咬
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又嘗作偈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

被活理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
叅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
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卽迷源擡眸已嗟過不是目前
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尅期取證第二頭第
三首萬挂千掌轉見氣急殊不知觸體未具已眼先
明呱呱地一聲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
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
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晦機元熙禪師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
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元齡俱

習進士業元齡旣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焉將遊方
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不
持一錢以行聞物初闡化玉几徃依之物初與語驚
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頴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
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
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
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
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
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
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

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
雲門四棱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
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
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曰琴
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
蚤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
琴音今無聞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二曲無人會
雨過夜堂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
星熒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
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子了也汝等諸人各各于中身
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
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
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抑之徒聞師退
關爭來請師辭不獲已而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
手書與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閏八月
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鷄石下塋焉其弟子在
杭者又分瓜爨塔于淨慈西隱

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
顯孝延福瑞岩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岩杭之淨慈
徑山凡歷住十刹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

將虛空作布袴着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
笑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墜
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曰問訊不出手僧云且
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曰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
僧云且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
到土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叨叨上
堂言而足終日言而不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
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
主山低若道是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裡
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蚕麥熟羅睺

羅兒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日銷萬兩黃金同此
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
金上堂二林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
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
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未如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
示寂告衆云久叅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
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枯云鷲峰老大似
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在淨慈
入院日問荅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
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

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任山別有一機
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
米五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其住育王徑山亦賜
齋優渥

斷橋妙倫禪師天台黃岩徐氏子母劉氏夢月而孕
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于瑞岩聞三斤
麻之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奏自謂吾口訥耳聵
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于雲居見
山堂至蚊蟲蝮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頃然有省曰
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于

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
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真淨所頌答之卽竦然良
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
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
土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
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
驀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慈
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劔劔上安一緇草鞋
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裡躍鞭過
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

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
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
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舉達觀頴禪
師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
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
師云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
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
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去曉來一陣春風動
開遍園林百樣花將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詩辭諸
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
甚死淨慈師荅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

北磻居簡禪師字敬叟潼川龍氏世業儒資質穎異
幼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
得度叅別峰塗毒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卮菴語
有省遽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
一時社中耆碩忘年與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瑩仲
溫嘗掌大慧之記菴于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
與師議論大竒之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筵付之師巽
焉久之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儒碩竹巖
錢公水心葉公莫不推重大叅真西山時爲江東部

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于飛來峰北礪掃一室
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礪稱之起應雪之鐵
佛西余嘗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
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垂老不倦槌拂結夏上堂以大
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喫官酒卧官街
當處死當處理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上堂雲巖
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除
二時粥飯外不雜用心兔子何曾誰得窟鑄成鍊硯
欲磨穿還他萬里功名骨上堂先佛照道棒頭撥着
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比礪則不然棒頭撥著活
衲僧正法眼藏瓦解冰消且道與先佛照是同是別
嘗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
付與春風篆煙一縷聞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闌一
室以居名曰薤室作賦以自見趙節齋奏師補處靈
隱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冲淳祐丙午春
示寂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
日珍重六字呼諸徒誠之曰時不待人以吾自勵吾
世緣餘兩日耳至其昧爽索浴浴罷假寐然視之已
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于月堂昌禪師塔
側遵治命也

笑翁妙堪禪師俗慈谿毛氏廣穎平頂骨氣清豪從
野菴道欽受釋學依息菴觀于金山叅松源岳於靈
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
游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其
便搥用曰此僧敢來這裏將虎鬚俾叅堂堂中常示
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篋劈口打師應
聲呈偈云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
用額之卽俾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至師分座太守程
公請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史衛王以堂牒
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

寺爲大刹築壇塲命負毘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
風勵新學闡帥王公請居雪峰未幾詔住靈隱師厭
逼近屠沽撤其廬揭關飛來峰外以限喧寂衛王以
夫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薨師菴居上栢台州使君陳
公以瑞巖遷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
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叅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
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
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
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岩
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

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上堂膏雨及時
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可憐盲聾瘖瘂
人不識此方真教體上堂舉興化開堂三聖推出僧
話頌曰一人客路如天遠一箇歸心似箭輕彼此征
途雖有異須知同日到天庭上堂舉汾陽示衆云識
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頌曰平地無因立話端揭天聲
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天童
除書至大叅趙公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遣表作
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
叙世契移頌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

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東叟仲穎禪師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已求縱橫
活潑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矮雙足
拖箇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痴痴落落鬼鬼何似老龍
牙手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
天地之秘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云瞿曇示圓伊之
形未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
雲物擊拂子上堂土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
一喝且道這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得知也有賓也

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廵堂喫茶上堂
槌動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
故如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
之缺一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
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

孤雲權禪師上堂舉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
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
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
師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
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澗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
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
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鍊網漫天攔不
得歸心已在碧梧枝

退谷義雲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
大意旨如何師云東斗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
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
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
射久習則巧殊不知味殼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
趙州到菜蕒靠却拄杖卽且置只如乎上座道聖箭
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裏穿

上堂舉首山拈竹篋示衆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麼葉縣近前掣竹篋初作兩楸拋向階下却云是甚麼山云瞎縣便禮拜師云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介石明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跡在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王畫像旁僧索讚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出孝子國伯有忠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禪師叅石頭和尚一日頭告
衆曰來日刻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刻草驗英豪情
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潛庵慧光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
纔擬犯鋒鋒喪却窮性命

大山晉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成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
寸土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

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
偈曰雲遮劔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抖擻屎腸
都說了莫教錯過甕爲鐘

無極觀禪師出山佛贊曰王宮不住箇痴呆半夜逾
城真恠哉苦行六年誰來你計窮只得出山來

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升思溪法寶隆興黃
龍吳郡承天至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清垂手
紅塵千峰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印
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
云佛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茗雪盡頭

鼓鐘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
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籥筍肌明倚闌不覺
成痴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云
十何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水鄉水濶地多濕
六月花蚊嘴如鍊夜半起來咲不徹煩惱不徹作什
麼床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
巴乃搖拂子云與這箇相去多少擲拂子云泊合亭
囚長至上堂雪峰輓毬禾山打鼓必魔擎义道吾作
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師
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上座者皮袋向
甚處着芭蕉聞雷而搐且道是有情是無情南屏山
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得過者千難萬
難忽有不甘的出來道旣透得過因甚麼也難去明
日來與你子細相看

石帆衍禪師上堂舉大顛和尚因韓文公問師春秋
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顛曰晝夜一
百八師頌曰一串摩尼覲面當機賺卻首座疑殺昌
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

簡翁敬禪師上堂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
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覲面不相謾死生生

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愚極慧禪師叅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
連舉十數箇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田云雪峰
覲毬師侍在傍聳耳而聽驀然領悟衝口呈偈曰雲
門念七雪峰覲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田領之住北
禪刹謝劔南儒藏主雲谷慶藏主無則珍藏主上堂
舉白雪師祖開堂拈香有云衆中衣鉢道友有一言
半句利益我者何伸報謝山僧乍住二三故人遠來
相賀又非一言半句者比豈無片香以爲供養燒楓
香是着菩提邊事燒黃熟是說佛說祖邊事而今猛

煇一爐也要盡大地人知道浙西管内嘉興府川原
道地且道燒底是什麼香良久云不下閤送寧禪人
偈曰心未寧時為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
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画闌

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父
茂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為童子釋書儒典並進閩國
王清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誦法界觀
永終章遂莞尔咲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
即成剝法乃去謁廣智于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
有與上人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

作詩騷奴僕乎无盡灯偈所謂黃葉飄者何謂也
師舌噤不能答即踈海雲胸中如碍巨石踰月忽見
秋葉吹墜于庭豁狀有省維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
恐涉偏執不走見徑山三勘辨之師答應不滯山遂
命執事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
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寔公延主淨慈
復請陞徑山僧問語是謗嘿是誑語嘿向上有事在
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僧問云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云如何是賓中主
師云嘗在途中不離家舍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嘗在

家舍不離中途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鎖耶全
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一日達寔特穆尔丞相到方
丈問淨名室丈容三万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
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与麼覲躰相達師揭起簾
云請丞相鑑相呵三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
便供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着諸佛
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綫師云若教頻下泪
滄海也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釭未免与諸人說些
火炉頭話乃吕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烧殺你不
喚作火凍殺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

見識拈來數目甚明分明眼衲僧數不出大奇烏龜
鑽敗壁雞向五更啼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僧十餘人
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能召對賜還穹窿山即
海雲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
逝其徒以遺骨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跣徑山于无
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八十八臘五十一

本源善達禪師僂居柴氏早年与及庵信行脚誓不
歷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隨衆入室无所省發後
歸仙里居人請住多福弃去游湖南主福巖尋还浙
西見徑山雪峯入室有省峯印可之適慧雲靈席會

師補處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
處不設卧榻夜則燃燭焚香安坐至旦率以為常又
體所稟与人大异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热則衣繒絮
以餘資建大明院于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
時至会中叙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逝

清溪泥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礼
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自分疆别界衲僧
家撥草瞻風朝吳莫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州鞋
底還曾踏著也未良久切忌踏著

宗南屏道臻法師傳四明法智之道初住金山龍游

侍讀吳公倅都聞師名華與教禪居請主之學者用
來師每誦次會文集義貫穿始終浙西台學大振自
南屏始嘗述二偈贊妙宗鈔曰佛許六即辨蛭蟻何
不通知一不知二失西又失東三千若果成一切皆
常樂蝓蟻不究竟諸佛斷性惡後與淨魁岳公辨教
門陳詞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仿西竺聖師與外道
角勝以幡標題處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府尹桎而
不從聞者凜狀初吳公多于休沐請誦盛服止闔外
師未登座不輒入東坡云與師語羣集有所遺忘師
則應口誦之哀三不休東坡辨才祭文云誦有辨臻

即謂師也崇寧中謚寔相

宋道濟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過霽隱遠瞎堂
遠公開席其間濟巨宿緣求度遂為沙門而舉心脫
畧與小乘執相諸僧忤乃訐其犯齋及不循律儀過
遠批云法門廣大豈不能容一顛僧意巨顛合真義
而遠亦侶知之惟庸衆之終不釋狀也時德輝禪師
住持淨慈與瞎堂為法伯仲一見而深器之周旋未
幾一夕濟乘醉亟稱無明發呀二呀衆莫之悟而大
火竟作殿宇忽成灰燼矣而輝隨其火化遺偈于磚
有百十万劫假非假等語獨濟預知其幾焉火後濟

自為疏感太后為檀及神運栴梓以復古刹其神异
寺事具如傳記于坐化說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
寺

